

五彩池

第758期

夏声起

◎ 张金刚

风过，头顶的杨树除了轻摇，不再冷峻孤傲地默不作声，而是用清悦密集的“唰啦啦”欢愉地应和着，昭示芽已成叶，夏已悄至。随后，草木葱茏，清风流淌，将夏天谱成了曲儿。

这曲儿，浪漫、诗意、包容，混着花草香、虫鸟鸣、风雨声、烟火气，有着令人热情追逐的魔力。我也被之鼓动起来，衣衫薄，心飞扬，在火热的时光里，饶有情趣地将耳朵交予自然最美的天籁。

穿小城而过的大河，涨了体量，“哗哗”的流水声变得浑厚沉闷了许多，有了奔腾的气势和深邃的城府。黑夜，我不敢靠近，只远远地静听“水声伴蛙鸣”。那呼朋引伴一起欢鸣的蛙们，该是藏在芦苇、水草间，或趴在浮石、沙滩上，仰起脖，鼓着肚，卖力唱出从蝌蚪变青蛙的胜利欢歌，或是青蛙王子不甘寂寞的爱情宣言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蛙声与乡村更相配。在池塘、在溪畔、在稻田，越夜越精神的蛙们，躲在隐秘的角落，用高亢不绝的花腔高音宣示着它们乡村夏夜的主角地位，连那些撒欢疯跑、吵嚷不休的孩子们也只得甘拜下风。偶尔会有狗狗扯着嗓子狂吠几声，挑战一番，可远不及青蛙的铁肺铜嗓来得持久，便也任由它们从兴致高昂慢慢唱到无趣退场。城里的青蛙，应该如我一般，也是被流水从农村携来栖居的，以至于我听着蛙声，身未动，心却已回故乡。

在单位值夜班，千防万防也未能防住从窗缝门隙狡猾挤进的小蚊子。夜深，想静心入眠，怎奈那“嗡嗡——”的蚊声，却被寂静无限放大。虽一两只，却被搅得心烦意乱。有时飞到脸上、耳畔，我“啪”地给自己一个耳光，片刻蚊声又起。偌大的房间，寻它不着，处理不掉，只得用毛巾被裹了全身，遮了头脸，抬手从内撑起，方便呼吸。辗转反侧许久，不知何时入睡。这细小的飞虫，仅几声“嗡嗡”便让我举手投降。

雨是夏的常客，且暴风骤雨居多。“隆隆”的雷声由远及近，在头顶竟张狂成“咔嚓”的炸响，火龙般的闪电曲曲折折，也似带着声响。“呼呼”的风声由疏到密，吹得枝叶左摇右晃，“哗啦哗啦”；吹得街道杂物纷飞，“叮叮咣咣”。豆大的雨滴敲得雨棚、车顶、大地“叮叮咚咚”直响；大雨很快来了，还夹着冰雹，“哗哗”的雨幕将天地连接，驱散了行人，模糊了万物。我躲在屋里，听着风雨，隔窗望向混沌人间，不由担心：担心有人困在暴雨中不得归家，担心农人的庄稼被狂风冰雹袭击得一片狼藉，担心远山深谷涌下的山洪……

雨过，地面淌起“哗哗”的小河，不知流向何方；屋顶积水扯出的檐溜儿“滴滴答答”，汇入小河。街上的人群，熙熙攘攘，谈论着这场雨的大小、致灾的轻重；驱车疾行的人们，车轮“唰唰”地腾起一道道水浪，又瞬间落下，消失。

当然，夏雨并非都是这般暴躁脾气，也有温和的连阴雨，下下停停。此时，我愿独坐窗前，捧书闲读；或望着街景，静心听雨。因了极具画面感与韵律感的“雨打芭蕉”，我竟感觉雨落敲响的所有，皆是翠绿“芭蕉”，皆是人间美好。我更愿与家人在“哗哗”雨声的协奏下，奏响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与“家长里短小夜曲”，继而如白居易那般“卧迟灯灭后，睡美雨声中”。

早市趁凉快开得早，却没有一声从街巷传出的吆喝。无声亦是繁华，挨挨挤挤的摊位就在那儿，走着瞧！最爱听操着不同地域腔调的摊主自夸：“这玉米、豆角、辣椒、桃子，都是顶着露水刚摘的，新鲜着呢！”卖西瓜的大叔，托起一个硕大的西瓜，在耳边敲得“嘣嘣”响，似在说“不沙不甜不要钱”；卖鱼的大哥，用网兜搅得鱼儿翻滚水声响，似在说“水库新捞的鱼呀”；卖油条的大姐，用长筷夹起“滋滋”起舞的一根根金黄，似在说“刚出锅，香得很”……他们啥也没说，却又说了一切。只听得“滴”的扫码声、收款提示音，此起彼伏，开启寻常百姓殷实饱满的一天。

夜市趁凉快收得晚，人声嘈杂中混着音乐与香味，混着欢喜与惬意，是值得眷恋珍惜的人间烟火。烧烤摊前，彩灯闪烁，歌声悠扬，三五好友沐着清风、夜色，围坐品尝喷香的烧烤、清爽的啤酒、应时的果蔬，畅怀闲聊曾经的过往、难熬的当下、未知的将来。开着直播的人们，有的在自我陶醉地纵情高歌，专业水准也罢，偶有跑调也罢，就图个“想唱就唱”；有的跟着律动的乐曲翩翩起舞，踩着节奏也罢，随意摇摆也罢，就图个“舞出精彩”。摆地摊的人们，或不言不语，或快人快语，不知从哪儿来、不知卸下什么身份，聚在昏黄的街角之下，可随小食品、小商品摆出的，都是对生活满满的热爱，更让我听到了梦想发芽的声音。

这个夏天，每个夏天，我们都是美妙动听夏之声的聆听者，更是创作者。夏声起，激情亦起，闲情也起。我愿心怀热忱，好好生活，拥有一个又一个多彩、走心、难忘的夏天。

童年里的疼痛

◎ 米丽宏

是闷痛、胀痛、憋着痛，像一拳揍你鼻子上，你只有捂着鼻子叫“哎哟”的份儿。

最要命的是挨蝎子蜇，那种痛砭骨入髓。

十二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黑云压低，大雨欲来。娘让我上房清理一下泄水的瓦口；就在我掀起一截儿断瓦的当儿，中指上倏忽狠狠挨了一针！我惨叫一声，低头一看：一只蝎子卷着带毒钩儿的长尾巴，傲然爬了出来！

我哆哆嗦嗦的手指上，已现出一个带血点的小洞洞；以此为中心，疼痛迅疾蔓延；手指瞬间肿大，渐呈紫黑色！剧痛像要顶破手指皮肤，一跳一跳蹿向手腕、手臂，一直到了腋窝。

我蹦着高高儿，怪叫连连！

我娘极速上了房，看看蝎子，倒吸一口凉气道：“天，还是个黑仔！”黑仔是家乡话里说的正值盛年的蝎子，毒性旺，毒液充沛，对人伤害最大！

娘心疼得吸溜吸溜的，埋怨自己不该让我清瓦口；她护着我下了房，赶紧弄肥皂水抹、弄碱水抹，弄牙膏抹，又打发我妹去邻居家拽了一把蝎子草，捣烂了，抹……

一切无济于事。我抱着右臂尖声哭叫，一门心思地疼着。摆在桌上的饭，哪有心思吃。邻

巧，中间人马，铁甲围裹，两翼轻装马队，扇形包抄。左中右，三路围攻，有序而凶猛。这种兵团作战很有威势，被蜇者叫号奔逃，马蜂则紧追不舍，有时甚至追出百米以外。

男生们往往被蜇得很惨：有人手指成了胡萝卜，有人两眼肿成一丝缝儿，有人嘴唇成了厚鞋帮子，有人一脑门大菜花儿！有次，躲在门旮旯的我，也没能幸免，手臂被蜇了个大大包，疼得直掉泪。男生们很少有掉眼泪的，他们嘴里“丝丝”呵着凉气，还要应对家长的教训。

我们遭受袭击最多的，是“洋刺子”。

洋刺子，在我们这里叫“八脚”，被它刺了，我们说被“八”了。洋刺子是一种蛾的幼虫，色彩艳丽，极魅惑人。翠绿里，间杂孔雀蓝的斑点；鹅黄里，插缀棕红色条纹；还伸出两支漂亮的红角。背上背着几排剑戟般的毒枝刺，有一种绚烂之美。越是色彩艳丽，毒性就越厉害。它蜇人都是默默的，一声儿不出就把人给蜇惨了。

我小时候，捋槐叶挨过槐“刺子”蜇；摘酸枣，挨过枣“刺子”蜇；秋天收核桃，挨过核桃“刺子”蜇。都是“洋刺子”，疼痛有区别：被槐“刺子”蜇了，尖锐，如针刺；枣“刺子”，火烧火燎，有点齁人，枣子越甜，齁劲儿越大；核桃“刺

一只猫来到我的院子

◎ 袁雪琼

我拉开房门，看到一只黑白斑点的猫，就像白天和黑夜镶嵌在它身上，躺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睡大觉。

开门的声音吵醒了它，它抬起头来望向我。我知道，它本身警觉，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家。猫，总是试探性地到别处，像人试探性去探险一样。

当它望我时，我微笑望它，目光尽力柔和。猫抬起它的圆脑袋，身子和长尾巴仍躺在青石板上。我刚迈出的右脚收回，把去院子里的想法也一起收回来。退回门里，轻轻掩上门，从门缝里看它。

它把圆脑袋放回青石板上，作完全放松状，安心睡觉。

初夏的午后，无风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高高矮矮的树，长长短短的枝，长出茂盛得还想更茂盛的浓浓密密的叶子。而一些花草，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下，也像睡着似的做着绿色的梦。门前小径上不见一个人，鸟儿也隐去了踪迹，世界如此安静。安静得如青石板上的猫。

我回到卧室，半躺在床上，捧起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，作又一次回读。当读到《我家过去年代里的一只猫》这篇文章时，我为猫的精神感动着。愿李娟外婆院子里那注满清水的喂猫石钵，能等来那只猫。也许永远没等到，也愿那只猫到了另一个待它好的人家。此

刻，我突然想起，来到我院子里的猫。便立马丢下书，翻身起床去看猫，是否还在我的院子里睡觉？

我蹑脚走到前门，透过门缝，看到猫还躺在那里呼呼大睡。它完完全全躺着，安安静静睡着。把自己整个儿交给青石板，交给我的院子。世界对它无关紧要。和它有关的，是院子和青石板，还有睡大觉。

我的院子，在它的试探下，是可以属于它的。动物的天地，如果无人惊扰它们，哪里都可以作为它的世界，它们可以为自己自封一个世界。而人，用金钱置一个私人空间。就如我待在我的房子里，为自己自封一个世界。

我没有拉开房门，我怕开门的“吱呀”声吵到了它。站在门里看它，想到李娟书里的猫，如果走到我家，我一定一定安抚它，给它一个钵，也注满清水，再给它一条足够吃的鱼，它愿意待着就待着，愿意逛逛就逛逛。

只见我院子里的这只猫，睡睡，动了一下身体，四爪伸开来，身子整个儿舒展开来，像把自个儿拉长了似的。脑袋抬起，嘴巴也随之张开又闭上。四爪朝天翻了一下身体又恢复原来的样子，接着又睡去。

我和猫隔着一道门。我在房子里随意读书，它在院子里恣意大睡。院子不仅是我的，更是它的……

茶泡饭

◎ 周天红

茶是美味，饭是上品，但茶和饭泡在一起，那还能成为美食吗？

当然，回答是肯定的。“鸡蛋鸭蛋，不如火烧黄鳝；火烧黄鳝，赶不上一顿茶泡饭。”这是我老家乡下最流行的一句俗语。

茶，当数后山薄刀岭上所产的云雾茶了。薄刀岭是天生的一块产茶的好地儿。海拔高，土质偏酸性，常年云雾绕来绕去的，很有些仙山的味道。从薄刀岭一眼望下去，那茶山茶树，一梯一台的，环绕在山腰眼上，好看，满眼绿色，尽是茶的世界；满山遍野，都是采茶人的影子。大姑娘小媳妇，老头子老太太，半大不小的娃娃，背上背着个竹筐子，甩开两个手膀子，都忙着采茶呢。云雾伴着蓝天，小妹儿伴着倩郎，山歌伴着茶叶挑子，一山一壑的，全是茶的味道。

饭呢，当数薄刀岭下屋基坝所产的米做的饭了。屋基坝是一个平阳大坝子，一年就能产一百五十多挑黄谷呢，你大清早起来围绕着田坎走一圈，走完，也就吃中午饭了。屋基坝是一整个村子的大粮仓，那土壤，捏一把就能流油呢。再是天干雨涝大灾大难的年月，肚皮饿得再难受，只要看到屋基坝的稻田谷子打黄色了，大家心里就欢实了。一镰刀下去，一大把谷穗握在手里，坠手呢，又是一年好收成。把黄谷晒干了，金黄金黄的，在阳光下反着光呢，挑上一大挑去磨子坎的打米厂打了，全是白亮白亮的大米，煮上饭，吃上一碗，满嘴都香。

香喷喷的饭伴着香喷喷的茶，那茶泡饭的味道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做茶泡饭，那还是有些讲究的，更是一门手艺活。茶，要汤色清亮，隔了夜的茶水，是万不能用的。饭要用新鲜的，冷饭剩饭肯定是要不得的。“冷饭泡茶——空来吹。”这也是我老家流行的一句俗语，大意是说用冷饭泡茶，

一切事都干不成。一杯热茶，一碗热饭，两者泡在一起，那可是个香了。吃上一口，清清爽爽的，无论你是大鱼大肉吃腻了的，还是伤风感冒胃口不开吃不进东西的，那都是神清气爽。尤其是逢年过节吃累了吃伤了闻着油都想吐了，一碗茶泡饭下肚，顺气得很，精神立马就上来了。

现在说起来，茶泡饭真是个顺气精神爽胃口的好东西。可是，真要是生活困难的年月，谈起吃茶泡饭那东西，也真不是个养人之物。

“你想想，那年月，谁不想天天吃鱼吃肉啊，可是有吗？一天三顿能有稀饭下泡菜把肚皮吃个半饱就不错了，走起路来脚杆都饿得打闪闪，哪个还想吃茶泡饭清洗肠胃哟？”娘谈起吃茶泡饭的事儿，心里就来气。

娘在村子里做茶泡饭的手艺，那是数一数二的。穷则思变，饥饿有时能让人产生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尤其是在那五黄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娘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。一家上上下下老少少七八口人呢，就一缸子米了，你不想想办法，能行吗？开饭时，娘把干白饭蒸得喷香，把一缸子茶水烧得清清爽亮，两大碗泡豇豆炒着青辣椒，都是有味道的东西。泡豇豆炒辣椒，辣呀，几大碗茶泡饭下去，辣也不辣了，肚皮汤汤水水的就混饱了。娘是有办法的，粗茶淡饭，总能让一家人顿顿吃饱。

不过，茶泡饭那东西，顿顿都吃，有时吃得让人一想起肉的味道就直流清口水。肚子里一点油腥渣渣都没有，洗得比隔壁王二娘的头帕布还干净，心烧得恼人哟，那阵想起来，茶泡饭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一碗茶泡饭，一种生活和日子在乡村的变换与位移。

我站在城市的街口，总是想起老家一碗茶泡饭的味道，也许那就是自己的另一种生活。

纷纷点翠苔

薇沫 摄



小路的心思

◎ 范大悦

我们在田野散步：我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儿子。

父亲本不愿出来的。他老了，身体不好，走远一点儿就觉得很累。我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才应该多走走。父亲听完点点头，便去拿外套。他现在很听我的话，就像我小时候很听他的话一样。

儿子在前面带路，蹦蹦跳跳的。小家伙走了一会儿，不耐烦起来：“怎么还没到地方啊？”

小时候我也常这样问父亲，总觉得这条路很长，长得纵穿了我的整个童年，每次他送我上学，我都像脱了缰的野马，撒了欢地跑，跑出很远，可一回头他还在身后。我一度怀疑这条路被父亲施了魔法，即使我是孙悟空，也难逃他这个如来的掌心。然而就是这么一条怎么也跑不到尽头的路，现在却一眼就能看到底。

是什么时候，它变得这么短了呢，短到有几次我从外地回家，刚踏上这条小路，就闻到了家里的味道：是父亲做的摊鸡蛋，红烧排骨，还有糖醋鱼。我看到父亲站在家门口，望着我归来时的方向，他离我很近，近到都能数

居大婶儿听见哭叫，跑过来看顾，让我娘赶紧找个带子，扎紧胳膊窝处。说，这样毒液就不会往心脏蹿。

娘找带子给我扎紧，声音哽咽着说：妮儿，你吃点东西吧。有力气了，抗疼。

我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边抽噎着哭，一边狼吞虎咽吃完了娘一点点儿塞到我嘴里的半块馒头。

吃了馒头，娘拍着我后背说：娘知道你疼。闭眼睡会儿吧，明早起来，就不疼了。

可那刁钻古怪的疼，在我半边身体里左冲右突，骁勇异常，哪里给我睡觉的机会？那一夜，哭到什么时候，我已不记得。只记得，次日，我娘的眼睛也是肿的。

多少年过去，种种蜚痛如风而过，但疼痛如礁，在人生途中，时隐时现。作家三毛说：世上的欢乐幸福，总结起来只有几种；而干行的眼泪，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。生离死别，世态炎凉，感情的失落离弃，疼在肉体，也疼在心灵……

疼痛，不可避免。如果，身边有人陪你一起疼痛，这是幸福的一种，请万分珍惜；如果没有，那么，请你把疼痛当朋友，邀它坐下，诚恳面对。疼，是生命中早晚要面临的问题。